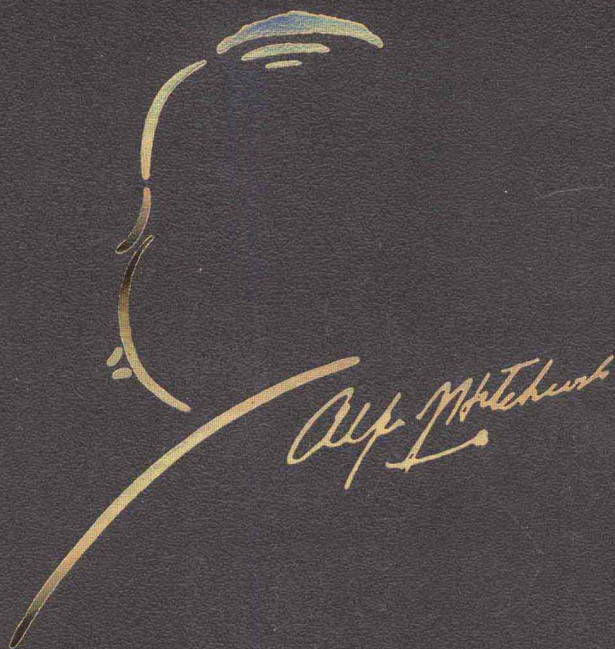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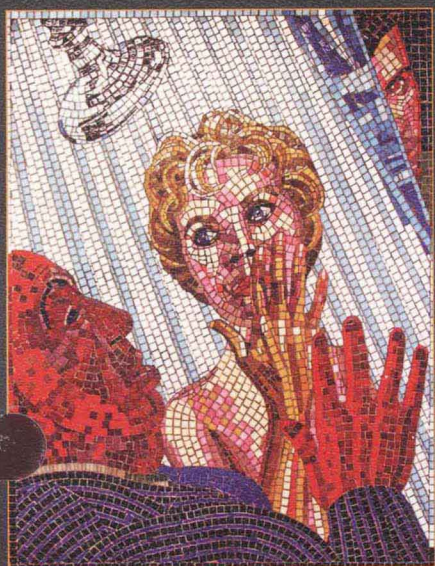
推理馆

上



希区柯克 悬念故事全集

冯小晏 编译



〔插图珍藏本〕

Alfred Hitchcock
Presents



悬疑之父 电影界的弗洛伊德
悬念大师希区柯克最经典的作品全收录
每个人生来就有悬念癖 每个人生来都有多重人格
你可以看到开头，却永远猜不出结局

CTB 湖南文艺出版社 磨房天都

希区柯克 悬念故事全集

Alfred Hitchcock Presents

冯小晏 编译

〔插图珍藏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全集. 上 / 冯小晏编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404-6477-6

I. ①希… II. ①冯… III. ①故事 - 作品集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65604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畅销·小说

希区柯克悬念故事全集 ①

编 译: 冯小晏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张应娜

特约编辑: 丛龙艳

封面设计: 吕彦秋

版式设计: 崔振江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438千字

印 张: 27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6477-6

定 价: 36.0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目录

Contents 上册

001 不祥的预兆

023 巨额赔偿

048 最幸福的人

071 运气

092 回家过圣诞

112 凶手是谁

136 阿普尔比与古董店

156 隐藏的记忆

010 谁先动手

036 失踪的女人

060 崩溃边缘

081 自寻死路

104 遗产的归属

124 乔斯林的肖像

146 永不再犯

166 防不胜防

178 神秘的租客

192 乔纳森之死

203 蜜月旅行

216 4-D的梦魇

230 弄假成真

243 是我杀了伯爵

279 玻璃眼珠

291 复仇

299 邮件预言大师

312 完美的犯罪

324 捡到有奖

339 叛逆的女孩

351 将计就计

365 真相

379 谁是最后的赢家

392 母亲的心

406 欲哭无泪

421 埃冯夫人的绿宝石项链



不祥的预兆

金·斯坦格离别家乡四年，这次返乡，牵引他的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一种无休止、无法摆脱的感觉。当他重新踏上这片土地时，街边的店铺一如往昔，一切都像四年前一样。

“金？”这时，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他。

“道格？”金转过头去，认出了这个人，正是他弟媳的父亲。他的弟媳原本可以成为他的新娘。

道格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金说：“我刚从巴黎回来。”

“巴黎？”道格有些疑惑地重复了一遍，但又立刻镇定自若地微微一笑，说，“你现在怎么样？”

“很好，我一直很努力地工作。”

“工作？”道格又一次发出了疑问。

金说：“是啊。我做与音乐有关的工作。索邦大学的高级写作课，我做兼职，给他们做一些指导。我在那里待了两年，在这之前的两年，我待在罗马。”

听到金的讲述，道格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又问道：“这次你为什么回来呢？”

“我也不知道。”金想了想，说，“我突然很想家，就上了飞机……回家还需要理由吗？”

道格问：“你的家人知道你回来的消息吗？”

金笑了笑，说：“不知道。我想给他们一个惊喜。”

道格连忙说：“我正要去事务所，你要一起来吗？到了那儿先给他们打个电话。”

金没有说话，有些犹豫。

道格又说：“你的行李呢？”

金从西服的口袋中拿出了一张机票，示意这就是他的全部行李。

道格笑着说：“这么说，你只是想回家？”

金说：“是啊，我还想见见我的父亲。”

听到这里，道格不由得愣住了。

金继续说：“道格，他还恨我吗？我从来都不像他想的那样，对吧？格雷格也从来都不理解我。”

道格抛开自己的惊讶，立刻安慰道：“金，你父亲从来没有恨过你。”

“那他为什么不给我回信？”

道格无奈地说：“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金说：“好吧。我现在要回家见见他们，估计晚上会去拜访你。”他说着就要转身走开。

道格立刻拦住了他，有些慌张地说：“金，你家里没有人。今天下午，他们都出门了。”

“他们去哪儿了？”

道格微笑着说：“佩里参加了网球锦标赛。”

“那我弟弟怎么样？”

“哦，他很好。”停顿了一下，道格继续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主意。”

“什么？”

“像这样不打招呼就回家。”

“为什么？”金诧异地问道。

“如果你不给你的家人一个机会好好欢迎你，他们会失望的。所以，为什么不先去我的事务所，然后打电话告诉他们你回来了？”

金听到这话，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急忙问道：“是不是家里出事了？”

“当然没有。”

“你确定？”

“是的，金。来吧，和我走吧。”

金的预感迫使他要赶快回家，于是他挣脱道格的手，谢绝了他。一路上，金那种不祥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他觉得家里一定出事了。

当他回到家的时候，家里的确一个人都没有。他看见父亲的画像依旧高挂在壁炉之上，仿若一家之主掌控着一切。看着这张照片，金仿佛看到了白色的船和蔚蓝的海水，耳边也响起了父亲操控船舵和船帆时发出的噼啪声。金感觉自己又像从前那样和父亲一起出海，打网球，打猎……心情也随之快乐起来，只是隐约还是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好像哪里出了错。他走到壁炉旁边，从排列整齐的猎枪里拿起来一支。那是他父亲的猎枪，他非常熟悉，可是——他怕自己没看清楚，于是又将枪放在台灯下面仔细打量。“不会的，怎么会呢？他不会允许的。一定是家里出事了。”金心想。他需要等家人回来后问个清楚。

在等待家人回来的时间里，金坐在钢琴前弹奏着。突然，门响了，一位年轻的女士回来了。在听到钢琴声后，这位女士原本平静的面容变得很吃惊。她急忙奔到钢琴旁，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背影。

金听到脚步声，猛然转过身。“苏珊？”金叫道。

“金。”苏珊有些不知所措地回应了一句。

金站起来，问道：“你还好吗，苏珊？”

“我很好。”苏珊依旧有些手足无措。

金说：“我很抱歉没有参加你的婚礼。”

苏珊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她甚至很理解他没来参加婚礼的原因。她问：“你回来怎么不说一声呢？”

金开玩笑似的说：“你父亲刚才问了我同样的问题。难道对你们来说，我回家是一种罪过吗？”苏珊听后愣了一下。金继续说：“这四年来，格雷格从来没有给我写过信。我想，如果他知道我回来了，他可能会马上离开。”

苏珊问道：“这就是你回家的原因吗？”

金说：“他为什么不给我回信？他为什么要我在他和音乐之间做选择？他永远都不会明白，音乐是我与生俱来的——就像心跳。除非杀了音乐，否则就不可能让我离开音乐。”

苏珊的表情变得很奇怪，她好像想去安慰他，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她只是吞吞吐吐地说：“金，有些事，你……”

但是金似乎不需要苏珊的安慰，他接着说：“一个人直到临终都不会恨自己的孩子。都过去了，苏珊。趁还来得及，我们要在一起。”

苏珊低下头，声音沉重地说：“格雷格知道的。”

“那他为什么不说？”金说着，又拿起了那支枪，正如他刚刚看到的那样蹊跷，他问道，“苏珊，他的枪生锈了，以前他从来不会让枪生锈的。他现在在哪儿？”

苏珊走过来，欲言又止。

金看出了她的不对劲儿，于是又问：“告诉我，他在哪儿？”他甚至有些激动，双手钳住了苏珊的手臂，追问道，“格雷格在哪儿？”

“金？”一个男人的声音传来。

金抬起头，说道：“佩里，格雷格在哪儿？”

不知什么时候佩里已经出现在门口，他是金的弟弟，也是苏珊的丈夫。佩里先是叹了口气，又看了一眼马上就要哭出来的妻子，说：“我不知道该怎样委婉地告诉你，金。一切都过去了，格雷格已经去世了。”

去世？这怎么可能？金不敢相信，但是佩里也没有必要骗他。于是在沉默良久之后，他轻声问道：“什么时候的事情？”

“不久前。”

金慢慢地倚靠住椅子，现在只有这样，他才能撑得住以免倒下去。他问：“不久前，是什么时候？”

佩里说：“格雷格，他……他在打网球的时候死于心脏病突发。”说话时，佩里一副诚恳的表情，就像他生怕金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一样。

“多久以前？”金问。

“四年前，10月10日。”

“四年前？我那时在罗马，为什么不给我发电报？”金问，“为什么你让我认为他一直……”

“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金。你们两个不和，我们怕你觉得这是你的过错。你的事确实让格雷格深受打击，他非常喜欢——”

金打断了佩里的话，说：“好了，佩里，你在说什么？你让我认为这四年他一直活着，而我一直在计划回家，然后和他和解。”

佩里用手擦了一下正冒汗的额头，说：“所以我们错了。”

苏珊说：“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是试着去谅解，金。”

金说：“我希望我能够谅解。”

佩里很诚恳地说：“金，我们本该告诉你的，但是我们没有。我们每每想到这一点，都觉得很后悔。这是个很严重的失误。”

“失误？”金很生气，但是他又突然想到了什么，于是说，“心脏病发作？”

“是的，来得很突然。”

金说：“五年前，他刚刚申请了人寿保险，当时他的心脏很好。”

“冠心病能在任何时候杀死任何人。”佩里急忙解释道。

“是啊，我猜，你和道格·欧文把所有财产都拿到手了吧？”说完这句话，金也觉得这种猜测太荒唐，也太无情，于是又补充说，“我不喜欢自己这样想。”

佩里被金激怒了，说：“即使你对遗嘱有疑问——他改了遗嘱，就在你离开之后，他把一切都留给了我。”

“那么恭喜你。做得好，你得到了一切。格雷格的爱、格雷格的财产，还有我的女朋友。”说完，金转身离开。苏珊想去阻止，却被佩里拉住了。

苏珊对佩里说：“我很担心他，我们该做些什么？”

佩里叹了口气，他自己也不知道。

苏珊突然想起了什么，说：“哦，他不能待在这儿。”于是追了出去。

佩里说：“别紧张，亲爱的。我们总会有办法让他离开这里的。”

苏珊发现金在格雷格的卧室里，于是走了进去。她想劝金去吃些东西，这样他就可以马上离开格雷格的房间。虽然金已经如此疲惫，他仍旧什么都不想吃，也吃不下。他只想待在有父亲回忆的地方，就这样静静的，一个人待会儿。苏珊实在没有理由拉金离开，也只能让他一个人待会儿了。

金痛苦地看着父亲的房间里他所熟悉的一切。所有的东西都在，与打猎相关的刊物、父亲收藏的书籍，还有他的烟斗与文件，乃至他的帽子都好好地放在那里，只是父亲已经不在。满心悲伤的金神情恍惚，不小心碰掉了原本放在书桌上的文

件和信，它们散落一地。他慢慢地将它们一一拾起。父亲的打猎许可证也在其中，上面还有他用奇怪而又潦草的笔迹填写的内容，日期是四年前的10月11日。

10月11日？为什么佩里告诉他父亲是10日死在网球场上的，而父亲明明在11日还填写了打猎许可证？他需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正在办公室的沙发上打盹儿的道格吵醒了。门外，金在拼命地叫门。道格叹了口气，去给金开门。

“我去了你家，他们告诉我，你在这儿工作到很晚。”金说。

道格递给金一杯酒。

金说：“你知道，我从来都不喝酒。”

道格说：“是的。”于是举起酒杯一下子倒进了自己的嘴里，然后说，“看来，你听说了格雷格的事。”

“我听说，他死在一场网球赛后。”

“是的，冠心病。”道格又给自己倒了杯酒，说，“我警告过他了，但是他不听。”

金说：“你有点儿不对劲儿，难道我是来看你喝威士忌的吗？”

道格笑了笑，又把杯里的酒喝光了。

金问：“今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

道格说：“你看起来和你的父亲真的很像。”

金说：“我的心脏从来没有问题，道格。”

道格说：“你到他这个年纪，就不一定了。你不打网球。”

“他没有病。”

道格愣了一下，说：“你应该喝一杯。”

金说：“他拿到了这张打猎许可证，而日期是佩里所说的他死于网球场之后。”金将那张许可证递给道格。

道格的眼神游移了一会儿，说：“佩里搞错日期了。”

“ he说是10日。”

“是12日。”

金疑惑地说：“是他填写完这个的第二天？”

道格避开金的眼神，说：“是的。”

金无奈地冷笑一声，说：“他拿到了打猎许可证，是为了打网球？”

道格说：“我们本来约好去打猎，但是没去成。”

“为什么？”

“天气不好，下大雨。”

“可是你们去打网球？”

道格说：“没多久，雨就停了。当然，很奇怪，球场干得很快。”

金还想追问，但是道格说：“孩子，死亡证明在档案里。格雷格·斯坦格，六十六岁，10月12日死亡。死因：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你可以找警官核实，也可以查看当天的报纸。当然，也可以向最具批判性的权威核实——格雷格的人寿保险商。”

金斩钉截铁地说：“你可以花三百万买许多证据。”于是他又问，“打猎时，你去哪儿了？”

道格没有理会他的问题，而是说：“金，你想听些劝告吗？不是以你们的家庭律师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我想对你说，忘记它，让格雷格安息吧。”

金很生气，语气强硬地问道：“是谁杀了他，道格？”

道格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直视着他的眼睛，说：“没有人杀他。他死在了自己的球场上。”

金仍旧不信，但是他知道自己问不出任何事，于是转身要离开。道格问他要去哪儿。他说，他要去找出真凶。当金离开后，道格默默地说：“哈姆雷特和他死去的父亲。”之后无奈地笑笑，又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金找到了为他父亲安葬的人。他问，在他们服务的时候，他父亲的棺材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里面是否真的有他的父亲。服务人员起初只是谎称自己不记得了。但是金像精神病人发作那样掐着他的脖子，如果他不说出实情，一定会窒息而死。无奈之下，那个人说：“棺材里现在没有人，里面是空的。”

就在这时，金的弟弟出现了。金强烈地要求知道真相，但佩里只是告诉他，没有什么真相。于是，金决定去谢里丹瀑布猎场，去距离真相更近的地方。

他只身来到了谢里丹瀑布猎场，找到了当时为他的父亲提供救助服务的部门，并询问一位老人是否记得四年前他父亲狩猎的事。老人本想守口如瓶，但是

金用一只铁钩抵着老人的脖颈儿，如果老人不说，后果就是血溅当场。老人看到金的眼神，知道金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便开了口：“我们接到电话，说斯坦格先生病了，他们用私人飞机把他带了回去。听当时去过那里的人说，有三个人去打猎，但是只有两个人出来了，一个是斯坦格，另一个是欧文。不过，我只是听说。”

金问道：“还有一个人是谁？”

老人说：“斯坦格的儿子。他们去了塔马拉克湖。”

金点点头，然后冲出门去。他需要走十二公里的山路才能到达塔马拉克湖，一切答案就在这荒林深处。即便已经筋疲力尽，金仍旧坚持着赶往那里，强大的信念和预感支撑着他走到了那里。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间小木屋，门口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道：“私人土地，禁止进入，格雷格·斯坦格所有。”

金推开门，慌乱地在屋子里翻找着。正当毫无线索的时候，他低头看见了一座石碑，上面写着：“格雷格·斯坦格生于1884年，死于1950年。”就在他蹲下来抚摩那座石碑的时候，苏珊推门进来了。

她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蹲下来，抱住金健壮的臂膀，说：“我从中午开始就在这里等你。我父亲的飞机就停在湖边。我们回家吧。”

金激动地说：“你不要阻止我。”

苏珊恳求地说：“金，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听我的，你该停手了。相信我。”

金想要挣脱苏珊的怀抱，他说：“我马上就要知道真相了。我一路从巴黎赶回这里，就是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苏珊突然很激动地说：“听我说，你根本没去过巴黎，你一直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家医院里。”

金愣愣地看着苏珊，轻声问：“什么？”

苏珊摇着头，一边抚摩着金，一边说：“一切都是你自己编造的——巴黎和罗马的一切。你一直这么认为，是因为你把想象中的一切当作了事实。”

金目光呆滞，问道：“那我是什么时候出院的？”

苏珊用心疼但又无奈的语气说：“你没有出院，你只是逃了出来。”

金说：“格雷格被人杀死了。”

苏珊说：“从那以后，佩里和我就安顿好了一切——让他看上去像自然死亡。我们贿赂了承办葬礼的人，我父亲搞定了死亡证明。没有人知道真相。我们认为那是我们当时唯一能做的事——但只是当时，现在我可没那么确定了。”

金避开苏珊的目光，问道：“是谁杀了他？”

苏珊终于说出了实情：“是你，金。”

听到这里，金闭上了眼睛，激动地摇着头。

苏珊说：“你们俩发生了争执……一支装着子弹的猎枪……这是一场意外。事情发生后，你整个人都垮了。”

金慢慢地蹲了下来，说：“是的，我——我有预感。”

这时，冰冷的太阳慢慢地沉入小木屋的后方。



谁先动手

美国西部一个小镇的一家小饭馆里，窗外暴雨如注。饭馆里空荡荡的，一个大胡子男人正坐在桌边吃早餐。

“本，再来杯咖啡吗？”饭馆的女主人关上橱柜门，问大胡子男人。

“不用，谢谢。”这个男人抓住女主人的胳膊，指着面前的空盘子讨好地说，“我跟你说，玛吉，你做的烤饼真的太好吃了，我全都吃光了，真想再来一块。”

女主人摇摇头，像哄贪吃的孩子一样，说：“听着，本，你先去把活儿干完，午餐我给你做牛排。”

“哦。”本心里只想着烤饼。

“还有土豆泥。”玛吉加了一句。本抬起头看着她，似乎有些心动了。

“再来个苹果派当饭后甜点。”玛吉又加码了。

“你说得对，玛吉，”在美味午餐的诱惑下，本不再打烤饼的主意了，“如果再吃块烤饼，我就吃不下午饭了。”说完，他一口气喝完了杯子里剩下的咖啡。

玛吉走到炉灶边，撬开封火门，看看炉子里的火，说：“火变小了，你最好去柴棚里拿点儿柴火来，本。”

“不会吧，你想让这炉子烧上一整天？”本站起身问。

“当然。”

“这也太傻了吧。像这样的天气，还会有客人上门吗？玛吉，要是谁冒着这么大的暴雨来十字镇，那他肯定脑子不正常。”本一直絮絮叨叨，最终还是拿起

挂在门边的雨衣出了门。

玛吉从灶台上吃力地抱起一罐热水，倒进大盆里准备清洗餐具。刚开始工作，她就听到身后传来开门声。“哦，本，别跟我说因为外面下着雨，你就找不到柴棚了。”玛吉头也没回地说，结果半天也等不到回应。她奇怪地转过身去。不是本，是一个浑身淌着雨水的年轻男子。他戴着一顶牛仔帽，因为寒冷，左手紧紧捏着敞开的雨衣领口，右手张开放在腰侧，腰间的皮带上挂着一把左轮手枪。此刻他站在门口，似乎并不打算马上进来，而是用警惕的目光反复检视着饭馆里的情况。

“你准备让门一直这么敞着吗？”玛吉没好气地问。

“就你一个人吗，玛吉？”来人开口了。

“没有人来。”

年轻人用脚后跟在身后把门关上了：“介意我进来烤烤火吗？”

“这是什么蠢问题，脱了雨衣过来坐吧。”玛吉拿过一把椅子放到火炉边。

年轻人脱了雨衣，摘下帽子挂在门边的架子上，然后迈着缓慢谨慎的步子走到火炉边坐下，在炉子上搓着手说：“真是莫大的恩赐啊。”

“挺长时间没见到你了，戴尔，你这是要去库珀市吗？”

“可能吧，我还没想好。”

“你肯定饿了吧，把自己弄舒服点儿，我给你做早餐。”

“我已经很舒服了，玛吉。”

“你不打算把枪套取下来吗？”看着枪不离身的牛仔，玛吉好心地问道。

“我这样很舒服。”

玛吉点点头，不再提枪的事：“吃点儿什么？烤饼、火腿煎蛋、牛排，你想吃点儿什么？”

“无所谓，什么方便就做什么吧。”

门响了，戴尔一下子从椅子上弹起来，猛地转过身，与此同时，右手已经从枪套里拔出枪对准门口。本抱着一堆柴火进了门，见到屋子里的情形，吓得大叫一声，双手下意识地举了起来，手上的柴火哗啦掉了一地。

戴尔松了一口气，神色略微有些尴尬。他熟练地把左轮手枪在手心里转了两圈，顺势插回枪套里。

“实在抱歉。”

“光道歉有什么用？去帮他把柴火捡起来。”玛吉有些生气地说。

“对不起，本。”戴尔走到门口，帮本捡着柴火。

“没关系，戴尔。不过，你确实把我吓着了，我一进门就看见一把枪对着我！”

戴尔捡起柴火，不放心地把头探出门外看了看，然后收回来，用脚后跟关上门。

“灯油快用完了，如果你打算让这些灯一直点着的话，天黑前就会烧完。”本指着油灯说。

“不会吧？”

“最好去城里再买些来。”本说。

“我真不想麻烦你。”

“不麻烦，只是你别忘了我的牛排和苹果派。”

“我会给你做的，等你回来时就能吃上了。”

“那太好了。”本说着就要出门。

“本，你要是帮我个忙，我会非常感激。”戴尔突然说道。

“没问题，你说。”

“你去城里时，别跟人说在这儿见过我。”戴尔说。

本有些疑惑地看了玛吉一眼。“没关系，本。”玛吉安慰他说。

“好吧，我不会说的。”本说完就走了。

“坐下吧，戴尔，我给你做早餐。”玛吉说。

“谢谢，玛吉，谢谢你没有问这问那。”

“好吧，你来这儿就是为了吃饭，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都不是我关心的问题。”

戴尔重新在火炉边坐下，感激地说：“你真是个好女人，玛吉。”

“把你的甜言蜜语留给城里的那些女人听吧。”

“不，我说的是真心话。你独自留在十字镇，给过往的客人准备可口的饭菜，你也交了很多朋友。”

“是啊，我这儿生意不错，什么样的人我都见过。我看到他们到这儿来，看